

从“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仅仅相隔17天

美国执法部门暴力执法沉痾难解

□ 本报记者 王艺茗

连日来,美国明尼苏达州、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多地爆发大规模民众游行示威,抗议执法部门暴力执法,枪杀古德和普雷蒂两名美国公民。

有分析就此指出,美国暴力执法问题由来已久,在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枪支泛滥和制度性偏袒等社会积弊的相互交织下,沉痾难解;在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攻击,谋求政治利益的竞争中,愈演愈烈。

民众再掀抗议浪潮

1月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开枪打死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古德被射杀地点距离2020年5月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跪颈执法”而死的地方,仅有约16公里。

时隔17天,37岁的重症监护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被美国执法人员枪杀。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普雷蒂当时携枪靠近正在执勤的联邦执法人员,后者遭“暴力抵抗”后“防卫性开枪射击”。然而,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很快拆穿谎言:普雷蒂手中拿着手机,没有画面显示他持有武器。

从“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相隔17天,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接连夺去两条人命,引发大规模抗议。

1月26日,当地民众在悼念遇害者现场痛哭,“这是街头屠杀!”“这是真正的虚饰!”“冷血处决令人毛骨悚然……必须立即停止联邦暴力执法!”同日,美国大批民众聚集在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抗议美国执法暴力,对美国联邦政府执法人员当街枪杀美国公民的行径表示愤慨。

1月29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市一所高中的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移民执法”,其间遭到持有支持总统特朗普旗帜的车辆冲撞,一名学生受伤。当地警方次日证实,已经锁定肇事嫌疑人。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数十名学生事发时正在弗里蒙特高中校外的街道上游行示威,举着写有“为普雷蒂和古德鸣笛”等口号的标语,呼吁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一名司机进入一辆停在街边的红色汽车,该车后窗上插着一面写有“特朗普2024”的旗帜。这名司机随后驾车撞倒一名手持海报,走在



图为1月23日,抗议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参加集会。

新华社发

街道上的女生。汽车在短暂减速后迅速驶离现场。这名女生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月30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多地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暴力“移民执法”。

接连发生的两起枪击事件只是美国执法暴力的冰山一角。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显示,美国每年约有25万人在执法过程中因不当执法行为受伤,另有600余人死于执法人员之手。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2025年,美国警察共造成1314人死亡,全年只有6天没有出现过美国警方致人死亡案件。

两州起诉联邦政府

就在发生“古德之死”后不久,美国民主党执政的明尼苏达州、伊利诺伊州政府1月12日分别起诉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均指控联邦机构在地方上的暴力执法行动。

明尼苏达州、州首府圣保罗市以及该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当天向当地一家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以及多名联邦移民执法人员,试图阻止联邦政府向该州大规模增派移民执法人员。

诺姆此前表示,“数以百计”增援的联邦执法人员将在接下来几天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市及周边地区。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联邦机构正在明尼苏达州开展“最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参与行动的执法人员已超过2000人。

这一诉讼由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夸梅·拉瓦尔提起,并得到州长杰伊·罗伯特·普里茨克支持。起诉书尤其质疑特朗普政府过度扩张联邦权力,认为其超出国会授权,包括在没有逮捕令或合理理由的情况下逮捕公民、滥用催泪瓦斯以及其他非法执法措施。

此外,美国前总统拜登、克林顿和奥巴马接连发声,谴责特朗普政府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执法行动中先后枪杀两名美国公民。

拜登公开呼吁对两起暴力执法致死事件展开“全面、公正、透明的调查”。拜登在社交平台X发文说,在明尼苏达州发生的执法致死事件背离了基本价值观,“明尼苏达州民众已经受够了现任政府的所作所为”。他呼吁更多美国人“站出来发声”,抗议特朗普政府的暴力执法行为。

克林顿和奥巴马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特朗普政府在明尼苏达州的移民执法行动。克林顿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明尼苏达州执法致死事件“十分糟糕”且“不可接受”,呼吁美国民众“站出来勇敢发声”。奥巴马发文说美国公民遭联邦执法人员枪击身亡的事件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应该给每一个美国人民敲响警钟”。

暴力执法难以根除

两起枪杀事件后,两党在事件定性、调查权限上各执一词: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阵营将普雷蒂和古德定性为“本土恐怖分子”“职业煽动者”等,而民主党则谴责执法者滥用暴力,双方互指对方应承担主要责任。两党对立加剧社会戾气,也为暴力执法埋下祸根。

愈演愈烈的党争还导致执法体系改革陷入停滞。弗洛伊德案后,民主党曾提出警察不受执法的问责法案,但两党为了政治利益在国会反复拉扯、相互掣肘,法案始终未能通过。执法系统改革被裹挟于党争中,暴力执法乱象难以根除,循环往复。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执法暴力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与种族歧视、贫富差距、枪支泛滥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美国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与阶级偏见揭示,暴力执法是美国社会制度性不平等的延续。此外,美国枪支泛滥与警察暴力执法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暴力循环”。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普雷蒂之死”与其说是一起孤立事件,不如说是一系列矛盾问题累积的结果。“当然,暴力执法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背后是一个深陷党争漩涡的美国。”

在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当下,共和党需要为其“强硬执法”寻找辩护依据,民主党则把“暴力执法”塑造为攻击特朗普政府的靶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两党都急于证明自身立场的正当性,借此推进自身议程,拉拢摇摆选民,而公共安全再次沦为政治算计的牺牲品。

□ 本报记者 吴琼 □ 本报见习记者 黄荣潇

政治资金丑闻缠身 回避争议遭到痛批 高市早苗与“统一教”纠葛难撇清

日本众议院选举激战正酣之际,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陷入政治资金争议——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被曝曾收受“统一教”相关政治资金,引发日本民众与在野党强烈质疑。近年来“统一教”丑闻频发,各界抵制声浪高涨,高市早苗与该组织的深度纠缠,无疑将进一步侵蚀其民众信任基础。

证据接连曝光

众议院选举启动后,多家日本媒体连续刊文,披露高市早苗与“统一教”关联的关键证据。

尽管《朝日新闻》指出,自民党2022年针对党内议员与教会关系的调查中,未将高市早苗列入180名公开承认有关联的名单,且高市早苗本人在2022年该报问卷调查及个人社交媒体中,均否认与“统一教”存在任何交集。但《周刊文春》1月28日的报道却撕开了这一“否认”的缺口。

报道称,高市早苗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她主导的“自民党奈良县第2选区支部”多次举办政治筹款派对。媒体获取的“派对券”电子数据证实,“统一教”相关团体及人员曾于2012年、2019年通过购买派对券的方式,向该支部提供政治资金。此外,该支部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一笔5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万元)的款项未按规定登记,存在明显违规嫌疑。2月4日的后续报道更揭露,高市早苗曾向“统一教”地方支部副会长寄送问候信,侧面印证双方关系。

更早前,韩国《联合新闻》《韩民族新闻》于去年底曝光了“统一教”内部一份特别报告,详细记录了2019年7月众议院选举前,时任“统一教”日本分会会长德野英治与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内容,直白展现了日本政界与“统一教”的深度勾连。值得注意的,高市早苗的名字在这份报告中竟出现32次,凸显其与该组织的紧密关系。

而在1月26日全日本新闻网的一档节目中,当被问及这份曝光的特别报告时,高市早苗脸色骤变,笑容尽失。这一反常反应引发在场人士与公众的广泛揣测,更让外界对其“无关联”的说辞产生强烈质疑。

面对接连曝光的证据,高市早苗始终未亲自出面澄清:1月29日,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佐藤启在记者会上仅表示“已知悉相关报道,不评论具体政治活动”;高市早苗的地方事务所也以“无相关说明内容”回避、回避核心争议。

政邪勾连积弊

事实上,自民党人士与“统一教”的勾连并非首次曝光。

“统一教”由文鲜明于1954年在韩国创立,1958年传入日本,其核心敛财手段为“灵感商法”——利用成员对祖先与家族的敬畏之心,编造“鬼魂作祟”“灾祸将至”等谎言,胁迫信徒高价购买所谓“通灵商品”,导致无数家庭家破人亡。2022年,枪杀安倍晋三的凶手山上彻也在庭审中供述,其母亲向“统一教”捐赠约1亿日元,致使家庭陷入绝境。他因对“统一教”怀恨在心,才袭击了与“统一教”关联密切的安倍晋三。

日本媒体披露的文件显示,“统一教”为渗透日本政界,与安倍晋三等政治人物形成世代“渊源”,长期构建起政邪勾连的利益链条:“统一教”为自民党候选人组织选票,助力胜选,而自民党则为教会提供政治庇护,助其扩大影响力以吸纳更多成员与资金。数据显示,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接受“统一教”支持的自民党议员多达290人。此外,“统一教”还试图将这种“互惠互利”模式复制到韩国政界。

2022年安倍晋三遇刺后,山上彻也的判决再次引爆舆论对“统一教”高额敛财的批判,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关系被推至风口浪尖,当时共有180名自民党议员宣布与“统一教”断绝关系。随着丑闻持续发酵,日韩两国纷纷采取行动:日本文部科学省2023年向法院申请解散“统一教”,东京地方法院于去年3月依据《宗教法人法》作出解散判决;韩国官方则在去年9月25日,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不正请托禁止法、教唆毁灭证据、业务侵占等4项罪名,逮捕了“统一教”头目韩鹤子。

朝野民众痛斥

2月1日上午,日本放送协会(NHK)为众议院选举推出政论节目《日曜讨论》,邀请各政党党首现场连线参与。然而,就在节目开播前30分钟,高市早苗突然以“选举演讲中手臂受伤,需接受治疗”为由取消出席,最终由自民党代理政调会长田村宪久代为参会。

《周刊文春》2日的报道直指,高市早苗缺席的真实原因是“刻意回避‘统一教’相关问题”。报道援引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消息称,此次缺席早有预谋——高市早苗已于1月30日先后联系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鹰之、田村宪久,请求二人代为出席节目。

高市早苗的“爽约”引发在野党强烈质疑,后者明确要求她重新参与党首辩论。令和新选组代表大石晃子在节目中表示,她原本计划在当天直接向高市首相本人求证,她是否曾接受“统一教”的政治捐款。日本共产党与社民党于2日向高市早苗提交抗议书,指责其以“手臂疼痛”为由缺席,却随后仍能在岐阜县、爱知县开展街头演讲,“强烈抗议这种从辩论场逃走的逃避态度”。

抗议书强调,围绕自民党派系“回扣”事件及高市早苗与“统一教”相关团体的关联争议,高市早苗“有责任在国民面前作出明确说明,并与各政党首面对面辩论”。

日本民众对高市早苗的缺席同样表示不满,批评她的举动“缺乏真诚”。有选民表示,本打算通过首相辩论了解各政党党内再投票;不少网民指出,高市早苗缺席了阐述政见、澄清嫌疑的重要机会,此举无疑是“临阵脱逃”,难逃舆论诟病。

有分析指出,此次“统一教”关联丑闻对高市早苗的执政生涯构成沉重打击。专家表示,“统一教”争议的持续发酵堪称“雪上加霜”,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势必因此下滑;即便自民党能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胜出,日本民众也将因该党违反政教分离原则,难以对其执政抱有信心。



图为1月27日,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前右)、维新会党首吉村洋文(前左)在东京秋叶原车站附近出席街头演讲活动。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特朗普“和平委员会”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

珞珈法治观察

□ 罗旷怡

2026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高调启动“和平委员会”,宣称将主导加沙重建并拓展至全球冲突解决。这一由美国单方面推动的国际机制,自诞生之日起便深陷双重危机:在合法性上,其违背《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滥用国际授权;在正当性上,其忽视当事方意愿,背离公平正义理念,既无坚实的法理支撑,也无广泛的国际认同,本质是服务于美国霸权的单边工具。

“和平委员会”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授权

根据章程,该委员会采用“邀请制”准入模式,成员资格完全由特朗普个人决定,中小国家无自主参与渠道。更具争议的是“10亿美元永久席位”的规则,将国际话语权与经济实力直接挂钩,使会员地位呈现等级分化,彻底背离《联合国宪章》“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这种“金钱买权力”的设计,将国际组织异化为“富人俱乐部”,让国际法沦为强权主导的工具,严重损害了国际法的普遍性与权威性。

作为加沙问题的核心当事方,巴勒斯坦既未参与委员会筹建,也未获得决策层席位,仅被纳入负责日常事务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无任何核心话语权。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明确要求尊重巴勒斯坦合法权益,但该委员会的架构设计完全排除了巴勒斯坦的决策参与,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人民自决权这一强行法规则。在缺乏当事方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主导地区事务,这种做法

本身就构成对国际法的违反。

联合国安理会最初仅授权该委员会作为“聚焦加沙的过渡机构”,任期至2027年,核心任务限于协调重建、监督过渡治理等特定事项。但特朗普政府通过修改章程,将其职能扩展为“解决全球冲突”的常设机构,完全突破了安理会授权的地域和时限边界。这种“偷换概念”的越权行为,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关于安理会决议约束力的规定,构成对国际授权机制的公然滥用。

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通过时,中俄投下弃权票,明确反对决议中对巴勒斯坦权利的忽视和对单边机制的纵容。而委员会后续扩容过程中,未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相关地区组织意见,仅凭美国单方面意志推进,未经过多边协商程序,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极为薄弱。

“和平委员会”背离公平正义与国际共识

“和平委员会”章程赋予特朗普作为首任主席的绝对权力,包括否决任何决议、任免成员、指定继任者、解散附属机构等,且该职位无明确任期限制,实质为终身制。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其亲信组成,包括美国国务卿、特朗普女婿等,所有决策需经主席最终批准方可生效,形成“一言堂”式治理结构。这种缺乏分权制衡的设计,既无民主协商程序,也无独立监督机制,与国际组织普遍遵循的集体决策原则格格不入,难以体现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加沙问题的持久解决,离不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共同参与,但该委员会的架构设计中,以色列虽表态加入却对成员构成不满,巴勒斯坦则被完全排除在决策层之外。这种“排除核心当事方”的做法,使相关方案缺乏

针对性和可行性,更值得警惕的是,委员会提出的加沙重建计划,侧重商业开发和地产项目,却回避了巴以冲突的核心诉求,如领土主权、难民回归等问题,本质上是将其地区苦难转化为商业利益,完全背离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初衷。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俄英法均未正式加入,仅美国独自主导。法国、挪威、瑞典、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明确拒绝参与,担忧和平委员会会被特朗普作为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工具。参与国多为美国中东盟友及少数中小国家,部分国家坦言“加入是为避免美国报复”,这种基于胁迫而非自愿的参与,进一步削弱了委员会的正当性。

多国专家指出,该委员会的“付费授权”模式、集权化决策、职能扩张等特征,暴露了美国试图绕开联合国,建立单边主导秩序的图谋。匈牙利前外交官批评其为“宣传噱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大勇直指其“违背国际机制应有的平等性、公正性”,这种广泛的质疑,反映出该委员会在国际社会缺乏正当性认同。

国际社会需坚守多边主义与公平正义

面对特朗普“和平委员会”带来的冲击,国际社会亟须凝聚共识,通过强化多边机制,坚守国际法原则,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

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各国需重申《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地位,反对任何绕开联合国、另立平行机制的行为。安理会应加强对授权机制的监督,建立授权审查和退出机制,防止个别国家滥用授权,扩张权力。国际社会应加大对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支持力度,提升其在冲突调解、人道援助、战后重建中的主导作用,让联合国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主渠道。

强化国际法的约束力。国际社会需通过多边谈判,完善对国际组织的规制框架,明确国际组织的设立标准、决策程序和责任机制,禁止任何将国际组织私有化、商业化的行为。应强化国际法的执行力属性,明确人民自决权、主权平等原则的不可违背性,任何国际机制都不得以此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对于违背国际法的单边机制,国际社会应拒绝承认其合法性,通过多边协作予以制约。

推动冲突解决的多边化进程。对于加沙等地区冲突,应坚持“两国方案”的根本方向,充分尊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合法权益,吸纳当事方全面参与决策过程。国际社会应搭建多边协商平台,协调各方立场,推动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同时,应摒弃“交易型外交”思维,回归多边协商、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拒绝将地区事务作为霸权扩张的工具。

完善全球治理的公平参与机制。中小国家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撑,国际社会需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分配,防止少数大国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有益借鉴,国际社会应积极参与其中,共同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特朗普“和平委员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缺失,是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试图以强权践踏国际法,以单边机制替代多边体系的行为,都违背了历史潮流,也注定难以得逞。国际社会应坚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多边主义底线,通过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全球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这也是应对各类全球挑战的根本出路。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立法动态

韩修订产业园区法案降低准入门槛

韩国产业通商部近日修订《工业综合体和工厂设立法及实施细则》及《产业园区管理指南》,旨在显著降低尖端新兴产业进入产业园区的门槛,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此次修订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可进入园区的信息通信产业企业类型由78个扩大至95个,将尖端产业的范围由85个扩大至92个。基础医药产品制造,其他二次电池制造,电动货车、专用电动车、飞机发动机制造等被新增指定为尖端产业。根据新规,尖端产业企业获准在首都圈和绿色用地新建或扩建工厂。同时,电气、通信、消防等建设企业未来即使在园区外未注册,也可在园区内设厂。此外,为吸引尖端人才,园区将同步改善生活与行政服务条件。具体措施包括:在不改变建筑用途的前提下,允许园区内引进咖啡厅和便利店;简化园区内文件流转程序,并允许通过网络服务进行电子通知和文件流转。

加《网络危害法案》拟纳入年龄红线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三名消息人士透露,联邦官员拟在政府即将出台的《网络危害法案》中纳入禁止14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条款。该法案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一系列潜在措施之一。此项提案源于澳大利亚去年12月生效的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该举措促使包括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考虑效仿澳大利亚的做法。加拿大目前禁止13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但许多未成年人通过谎报年龄规避禁令。将年龄限制提高至14岁的提案需先获得内阁批准。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内阁部长们最早将于下月审议该措施。消息人士称,政府部门雇员近几周还讨论了是否需要设立新监管机构来执行禁令。这项新的《网络危害法案》将取代2024年提交但因联邦大选前会议解散而流产的旧法案,预计将在数月内提交。

委代总统签署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月29日签署了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 and 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当天早些时候,委内瑞拉立法机构全国代表大会在例行会议上通过该法案。法案明确改革目标是通过更新参与机制来加强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实施改革后,石油法相关条款允许委内瑞拉政府、国有控股混合企业或通过与美国企业签订特定合同而在委内瑞拉注册的私营公司,从事包括勘探、开采、收集、运输、初始储存等石油产业相关的活动。此外,此次改革还建立了通过法院或仲裁解决争端的现代化机制,以提供稳固法律保障,吸引战略投资,并取消一定税负以增加石油运营商的现金流。这一法案由罗德里格斯于1月15日提交给全国代表大会,1月22日一读通过。

(本报记者 王艺茗 整理)